

余急曰。役役我。我卽來。渠去久矣。思聰笑曰。如此君幸勿怨我也。方余在樓門掛復之隙。二童及門而停。余顧其之意。爲何來此女客。乃餘於樹後覓之。孰知所覓面爲。余知君在開會。體會來坐客。人焉。知君之跡。但彼輩道來今又不過去。悻悻可知。余諸渠等入。并自白我思聰也。願卽復作太島言。卽奔馳來道。狂呼吾君。白我君不得。而復策乃太島言。君其勿怒。余笑謝曰。狂呼吾君也。駭汗



或課業元不暇爲之。殊合我在家。馳思而已也。願言別後事。余大賦。且不能默爾而息詫曰。此語從何而起者。余且恐君之不于我。以信爲恨。何兩言相謬。一至於斯。潔曰。余衣不解帶者。可十日。藥爐茶鏡。終朝相伴。冀獲君一言爲快。君不我與。何怨我之於於作訊耶。

小說 孤女哀鳴 (逸塵)

我正無聊的當兒。倚着窗。望開小我說。我注意。忽聞有一陣淒厲的騾聲。直達我的耳鼓。沁入心脾中。震動了一絲半紫半枯的心花。不覺由膝上發。凝眸觀着「環環」親愛的表裏。悲芳的表裏。自然興起的萬

配。唉。彼若公子我五官已體。構成了一個人形的軀殼。就是隨彼逐流。任你擺佈的嗎。唉。非是左右人類一切。嗎。我正打着抖聽到這淒。韻音降止了。……繼續又聞得一曲破金鑲石的琴音。奏得使我心醉神往。……伊。這是誰的哀鳴。恐怕就是伊嗎。伊不是我三年前的同班生嗎。那時伊不是一個家境富裕的女子嗎。什麼現在就發出這種傷心激昂的痛語。那。

暑假中。我不是在交誼會裏見過伊的嗎。當時伊穿着一身全是藍色的衣服。我道是伊喜歡着這類的服飾。在那烈日下。……原來伊已是喪了椿萱了。伊已是個天涯孤星了。唉。我那时知道呢。……怪不得她當日說出一陣酸心。一陣悲壯的痛言語。這是伊的一腔血淚呢。

她末後幾句我尚記憶得是「……梵梵孤兒女猶似萬里洋中的一葉扁舟。苟刻刻心心不慎。就要遭着傾覆的憂慮。或者瀾浪橫摧。駛船沒着。是極力保護的責難。也要遇着滅頂的禍患。……所以世間的

中秋日。我乘着一期迴里。敏弟然着臉對我道「伊病了。爲誰病。伊欲嫁了。伊是受訓于叔父的逼迫。雖是極力的提出反抗。但她宛是個弱質女兒。論伊雖是有自己的主張。可以反抗。但在那家庭的長桌上。勢力上。伊祇有俯首受命呢。……伊是受過教育的。講究新文化的。自

樣的環境。」

暑假中。離離樓下。又見伊的芳影。枯楊瘦柳。蓬散的青絲。映着百十個的蟬鈴。滿身搖擺。而看得我呆了半晌。小鹿兒撞的不息。後來細細的打着半响。知知伊已殞了。伊自從秋間染病的打打。一腔幽憤。牛腹半愁。天天的鼓激着。芳心。舒散那神經。肌不思食。渴不思飲。漸漸的消瘦到

★子公之生先青像古★

——歲五——

——年南鴻——

乙丑夏仲
吳昌碩書

第 十 八 期

民國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陰曆丙寅年三月初五日

聯益貿易公司出版

●定額價目●

本報每份取銀四兩(二日)共六日
特刊無取銀每一張取銀三分
定全年內日本外埠六角國外銀一元
美英各埠一元日各埠大洋二角
日本外埠大洋二角五分
以上定價及發行處見公司廣告
京路電話四四五號郵政管理局
話東二三六三

●廣告刊例●

中登於每份每方一元半於六日登於
中登於每份每方一元半於六日登於
方寸洋角 不折扣銅線版水

聯益箋

開
卷

○種類豐富○雅俗咸宜○
○日用送禮○無上佳品○
○價廉物美○有口皆碑○

欲索樣價單者請附郵票八分

其萬有
 能大能久
 仁者之勇
 祝無量壽
 所貴者生
 在保和平
 為國干城
 著通光明



錢君化佛繪祝
馨王將軍萬歲
行脚僧太虛題

定戸注意……本期隨報附送「羅星集」優待定單幸勿忽棄

逸梅 明道 編輯

羅星集

特色

(一)材料 豐富異常大有可觀
(二)封面 胡亞光趙眠雲繪照
(三)排印 格式新穎印刷精美
(四)裝訂 袖珍巧小便於攜帶
(五)附印 諸電影明星之肖像

各字廠號家公鑒

全國畫家公鑒

省毆司淋用

卡薄砂

▲日能增熱保護機器
▲每聽大洋七角
聯益貿易公司經理

承印
個人肖像箋

▲來函定印請附照相以便製版一俟印竣即

臭藥水

半加倫 每聽洋六角 一加倫每聽洋一元一角
四十加倫 甲種每桶洋四十元 乙種每桶洋卅二元
丙種每桶洋廿四元

批發格外克己

聯益貿易公司啓

述馬秋鄧德順 (三) 古玉 三

小短
說篇
原諒

(黃道扶)

星期六的晚上。烏雲滿佈。塵土飛揚。狂風呼呼的括着。雷聲隆隆的響着。志華決定硬着頭皮去和他妻子秀芳作末次的會面。他這時真是心亂如麻。坐在黃包車上胡思亂想。

他見了伊的面。竟一句話也說不出。兩隻眼睛。兀自凝視着伊。可憐無辜的伊。祇把兩隻纖纖的手。放在他的兩肩。上也急得啞口無言。

「芳妹。今天是我們最後一次的會面了。我……我明天要和謝紅影——你的學友——行結婚禮一次。芳妹。請你來當可憐的我。」——被情魔纏得勝的學友。——唉。……」他很忍的對伊這樣說。

「華哥。……你撇棄了我麼。……」伊睜着眼。很底異的說。後來竟哇的一聲。投在他懷裏。嗚嗚咽咽的痛哭着。

「芳妹。請你千萬原諒我。我實在是不得已的。」

他撫着伊的頭髮。要想安慰伊。但沒有這個膽量。因他明知這時的安慰。是等於諷刺。使伊聽了。徒增悲哀的。

伊仍舊嗚嗚咽咽的哭着。

紅影是個天真爛漫的女子。自知志華結婚以後，便一同到西子湖濱。消磨望月的光陰。志華對伊的愛情，也是與日俱進。心目中祇有一個紅影。紅影的心目中也祇有一個志華。閨房之樂，真是甚于畫眉。志華在這甜蜜光陰之中，一想着那夜的景象，心弦上好像受了重大的打擊。

★ ★ ★ ★ ★

失戀後的秀芳，覺得情海的波浪，委實洶猛。此後的光陰，不知怎樣消磨。爲了父親的囑咐，伊離了這萬惡的上海，到杭州去寄跡。

前朝鮮國皇之像

陸抱景先生藏



情廣又。伊
臨了。伊
在杭州某
教育機關
。遇到一
個多情的
謝柏生。
柏生就是
紅影的哥
哥。柏生
受了愛神
的指揮。向
秀芳求婚
了。但伊已

打定主意。永不再蹈進這滿地刺棘的情場。便毅然答道：「柏生。你對我的熱情。我固然十分感激。但爲了某種原因——這原因我不願意吐露——祇得拒絕你的要求。」

柏生聽了。大大的失望。祇得作退一步的要求。

「如此。我也不敢妄想了。但我們倆的友誼。仍能永遠保存麼？」他的聲音。稍微有些震顫。同時他自己可以聽到心房躍動的聲音。

伊點點頭。表示已經默允。

秀芳夢也想不到今天會和志華重逢的。而且志華就是相生的丈夫。當時秀芳和志華的視線。互相接觸。兩人的神經。也因此受有重大的打擊。好像閃了電一般。呆呆的互相注視着。

旁邊的柏生和紅影。也弄得莫名其妙。

秀芳潛伏心底裏的悲哀。因此湧上心頭。創痛也隨着洗襲。這晚回家竟病倒了。

福民醫院內四十八號病室中。這天發生以下的情形。

「芳妹。我懺悔了。我負你了。你能原諒我麼。」志華跪在秀芳的病榻旁邊這樣的哀求着。

秀芳臥在床上微微的把頭搖了幾搖說道。

「遲了……」

旁邊的柏生也不禁滿腔熱淚。奪眶而出。

天真爛漫的紅影。含淚的對志華道。

「華哥。我能原諒你。……」

★ ★ ★ ★ ★

數日後。噩耗傳來。秀芳已離了這惡濁世界。

夕照丹楓。映着橫七豎八的尸體。——的流血。變成一片鮮紅世界。

（虎林魏偉民）

[illegible]

。但伊已

之的婚姻。所以在婚期的前一天。和西隣那個從小青梅竹馬的T。席捲所有。連夜宵遁。逃向這個萬惡淵藪的——上海他倆租了一個樓房。度着他們意象中美滿的新人家庭。不多幾時。伊的手飾。都漸漸化為青蚨飛去了。T却反了臉對尹說：『畏。淺定了。我們』

伊盤算了好久。覺得前途茫茫。滿地都是荆棘。就住一天晚上。將伊弱小的生命。托付了這三尺白綾。唉。伊死了。唉。伊的死。

木棉話 (鄭逸梅)

余居近草橋校舍。自城外歸。恆過訪石先生。先生布衣樸槁。以儉示諸生。嘗謂身而服者。皆家栽樹木植。女工紡績而成者。故有句云。布衣自種木棉來。蓋紀實也。先生又述其族叔祖竹隱語。有木棉排律一首。體物極工。製詞極穩。詞中數語。如綠參黃梅雨。銅鑿翻碧峯烟。結成菱角小。開到薔薇圓。竹篋秋收日。蘆簾晚曬天。礪

雲橫鐵軸。撲雪上弓弦。軍轉機鳴處。寒衣薄被邊。按卽此數聯。一安排。秩然有序。極賦物之妙。



鄧 田植稻桑。無種
 懋 木棉者。問之
 山 亦或未知其藝
 人 收成之法。觀
 王 翁詩。可曉然矣。
 念 先生又謂木棉
 祖 號古貝。亦稱古
 山 又稱碩花。江
 水 紡織之法。則傳
 山 黃道婆。詳見
 錄 北陔餘叢考。余
 記 向先生借此書
 載 記載木棉一則。

消極 (消極人)

凡人對於一事，不能遂其所欲，順其
所願，或展其所長，皆是使其心中不
滿。鬱鬱不得志，於是抱消極態度。
消極者，即失意之表示也。

人孰無志願與希望，往往因環境之
壓迫，或他人之故阻，致不能遂其願
望，不亦悲夫。故曰，消極非自動的，
乃被動的。蓋亦出於不得已意耳。

是非不明，最易使人心灰意懶，而生
消極觀念者也。噫，世之不明是非
者，視之罪人也。

消極之對方為奮鬥。然則消極者果
能奮鬥乎？則須視消極之程度而定。
猶如公理與強權，佔優勢者必勝。其
理也。

消極！奮鬥乎。噫，夫復何言。(消
極人談消極。倍形消極。世之消極者
讀之，能不動於中而一灑同情淚乎？
妙。)

仙筆
秋風可集注
丙寅八月東洞春就寫于吳郡

.....猴...畫...淵...震...蔡.....

蓋日月不可缺之品物。吾人多有未知其所自來者。以爲古所未有之棉布。凡布皆麻織之。記曰治其麻績以爲時。邱文莊謂元時始入中國。而張七澤尋繹維風。爲棉布。棉皂帳事。據史隱釋文。木棉以十二月下種。至夏時。其皮四裂。中綻出如霜。土人以鐵錐敲去其細時。細皮爲絮。就車紡之。自然抽絲。織以爲布。謂之書氈。孟康曰。閩人以棉花爲吉貝。而正字通。及通雅。也。南史林邑。亦云吉貝者。樹名也。其花華樹樹。與布不同。是六朝以前木棉布乃吉貝樹之花布。今粵中木棉樹。其花正紅及落時。則白似棉花。但樹也。但其花祇可繫窗櫺。而不可織布。按南史樹。舊唐書南蠻傳。則云吉貝草。華絳花。布名曰白絳貝。而曰吉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於蠶繭之棉。而吉貝之草。其初謂之木棉者。蓋以別於蠶繭之棉。而吉貝不知其爲木本草。以南方有木棉樹。遂竟其即此土京後唐書時。已知爲草木本。故今日木而曰草耳。其草之修。并智知其纖維紡績之法。故註解羣臣以此帛帳。即是草木之棉所成。而非木棉樹也。更進而而曰。蔡九峯註。今南夷有棉之精好者。謂之古貝。則草木棉布。是二代之時已有之矣。其見于傳記者。南史則一端。蔡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此物吾無所用。白布皆雪所出也。孫光憲南越詩。曉窗寒客木棉裘。春杆味魚香墨。衣栽木上棉。東坡詩。吳興買來木棉裘。作地衣。春夏用角簾。秋冬用木棉。宋史崔與之傳。始入中國。蓋此時棉花布惟交廣有之。其種其法。蔡門生所送止一端。白樂天以此送人。并形之歌詠。知宋末元初。其種傳于江南。而布之利。遂衣被謝劉純甫。木棉詩云。嘉樹號木棉。大何厚八尺。嚴親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物。亦可爲糗。或者畏者憂。吾知德信間。蠶月如鼓郭。兒童皆婦女。女賸織絢。賣絳買金銀。角箇不兼與。天道斯均平。

王爺新得此女，父老甚喜，上兩王拿其回宮，歡我等都為之歡。南王下東下昂，又介我少子貼與王成，王成與我同。廟鍾金少，飛飛騰騰，我與王成十二歲，普陵金五福，金五福是王爺的兒子。

沙場血吻 (荷波)

猩紅的斜陽，抹在疏疏落落的黃葉上。染赤了半天。更有流星般的火球，不住在半空裏飛舞。那呼呼的鎗炮聲，陡地破了千古寂寞。——滿地裏都流着紫赤色的血。空氣中滿含着一般血腥之氣。委實使人難受。——假臥在血泊裏的

重傷。——記波

是寫給伊一封
怎麼了。——
見最後的一面
一條人影麼。
她。——她爲
中來呢。——
出一縷聲道
說：「他已死

兵士有的斷了脛。有的折了臂。有的陷了脛。有的破了腿。但那些白的臉上，兀自滿含着一股殺氣。緊緊地捏着槍。攜着一雙可怕的眼睛。那破黃的舊軍衣，浸在血泊裏。反覺耀紅耀爛……

這時候，那染赤的枯草裏，發出一縷幽微的呻吟聲。那可不是一個少年麼。他離了可怕的那軍服，赤了滿身殷赤之血。但仍不失瀟灑之態。同時發出斷斷續續的悲聲道：

「唉。韻妹呀。我害了你了。——我因受了專制家庭的迫害，以致負氣到這裏來。——不應該替這輩自相摧殘的軍閥出力。——小百姓們受了不少無辜之災。」

可憐纔到這裏三天，竟受了這般

假愛在血沙燒
陡多了一個炒
滿着晶瑩的珠
滾近他血痕模
一個吻久久不
痕和他的血跡
痕血的斜陽。

慘劇慢慢地掩
可怕的槍聲。除
常沉寢。除了
一些天動都沒
凍地動有聲出
可怕。但併一
「哥哥。你
傷。連眼淚也
他醒了。見了母

無此種也。元人陳高有種花詩云：芳方有種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開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莢時。料理晨夕忙。鮮鮮綠葉茂。燦燦金黃。培根灌漑頻。高潔三尺強。卸鉤線葉茂。燦燦金黃。培根灌漑頻。高潔如雪霜。及時以收斂。采來動筐篋。緝治入機杆。歲前爲衣裳。禦身類被襪。老耆免凍瘃。陳高元末。而留聲於地初學稱之。則未久。可知。陶九成軋耕錄。記松江泥涇。土田瘠薄。謀食不給。乃覓木棉於閩粵。於初無路車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線弦竹篴。按拽而成。其功甚艱。有黃道婆立崖州來。教以紡織。人遂大獲其利。未幾。道婆至元末祠祀之。三十年祠廢。鄉人趙越軒重立元。九成元末人當時所記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見黃道婆之事不遠。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實自元始也。臨陳代辭韻。又謂棉花乃番使黃始所傳。今廣東人立祠祀之。合諸說觀之。蓋其種本來自外。番先傳於粵。繼及於閩。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於松江耳。元祖世本紀。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責民歲輸木棉布十萬疋。程鉅夫集。有送人赴浙東木棉提舉司。銀丈仕元程。而其時木棉特設專官。則其初爲民利可知。邱文莊所

國初則下令民王至前納十兩者，耕種桑木棉各生畝十畝以上倍之。又稅棉十兩者，以棉布折米。吾蘇產棉地，以嘉定寶山上海南匯松江金山崑山太倉南崇明等處爲最。農民夏則栽棉，棉熟後則種麥，種水田稻桑者，居十之少數。常熟棉種，吾鄉亦得其半。崑山則東南間有之，不逮太倉而已。非大畝不得出產也。又接產棉之鄉，其風土習慣，及鄉人口頭語，咸不同。木棉，亦少有云棉花者，則以花之一字言之。如種棉則曰種花，棉田去草，則曰拔花莠。小販收木棉者，則曰花販子。亦曰種花。鄉人出賣木棉，則曰賣棉花。又如軋花彈花，已軋去田中者曰花衣，開設大鋪子收棉者，曰花行。竊取他人田中之棉者，曰偷花。木棉棉熟成熟之期，天或連綿秋雨，穰旬不止，則木棉爛盡。鄉人怨之，曰此雨爲收花客人言，都被收盡也。至

木棉亦其一也。
引布爲梁武帝造生黃花結實及熟取棉子小刀彈取此物也說者謂彈雅供云吉貝木棉俱云其緒紡之作所成係木本亦非所成。正南史本云吉貝色傳以吉貝爲新唐書井不古樹卽唐書所謂古樹棉花未入中土。照北來人又存此花所織。追宋熙寧宋人又在推之則製武木棉推之。禹百厥篚織夏之機具。亦卽今有織工送卽布樂天布裴詩云。桂枝布白。桂枝布者。歷代以五代史馬希範邕州以吉貝織爲衣俱以邱文莊詩謂元其爲罕而珍重可天下耳。謝枋得云士不宜粟。謝枋得珠衣富貴。奈何來瘴衣。豈以奉老親。所以木棉利。不

有云六月不所說得花好稻時候者。有云花三擔棉六石者。凡此與稻字對舉之花字。皆指棉花也。則自明清之物故以棉稱單種普通之花字代表之。而人皆知之矣。然不產棉花之區。或猶未盡曉也。

生是一個家道中落人。弟的子弟。他父母雙雙逝世。依靠他父親的父過活。雖知近年二休。因家門衰微。他叔父亦不能養活他。便請人把愛生說入城裏一月大雜貨店裏學徒。初到一個多月。非常伶俐。老叔時時誇獎他。好們露水珠子一樣活潑流動。過了兩月。愛生漸漸性情。非人教他做。他不去做。做。因是老板吩咐他。你先前不勸你。你絕不會自動。愛生彼此一番。性情更順。就是人教他勸他。也懶懶的不動了。老板因此把他喊到面前。說道。你好似三珠。叫一個多月。好似白水珠一樣。活潑極。趕到後兩個月。你就像檣臺上算盤珠子一樣。不撥算你就不動。到現在你格外熟了。好似木偶眼珠一樣。死活不動了。真算是沒用的。快請高升罷。愛生見被老板所棄。一路的哭回家了。

[illegible]

伊只是呆呆發怔。一

糊裏的，少年身旁。
齡女郎。粉頰上佈
潮之。伊跪在血泊裏，
凝視。蜜蜜接了
不放末後，伊的淚
意凝住了。

也不忍再瞧他倆的
飛向山後去了。

似乎停頓了。大地非
勻斗聲和馬嘶聲。
有風來了。黃葉飛
頭顱的繁響。非常
醒來吓。他過於悲

裏接吻。

熱辣辣地東西。落在他們身上。他
個倒仆在血泊裏。兀自在那

外交政策如酥。(周逸君)

無。最惜青年諸學子。班班鮮血滿
律和歲暮新霜改。春到樓(延慶
樓)門我始知。便覺來居時已久。
未暮忘却出頭時。
昨夜茶房新設計。長官含怒邀
金鑲香盤盞聲。點點軍人陣陣
來。且說和平權罷戰。奈他警笛過
河干。
飛。滿目烽烟蕪鶯鶯。混戰中電報
人歸。

1975-1976

Figure 6. The effect of the init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monomer on the polymerization rate.

[illegible]